

一九三二年九月十七日出版

先鋒

第三二期

定價：零售大洋三分

通訊處：北京大學一院號房轉

目錄

- 一 「九一八」週年紀念提綱 全人
- 二 保衛蘇聯與抗日運動 郭喬
- 三 第二國際與中日糾紛 敬言譯
- 四 東北義勇軍的性質及其前途 流
- 五 蘇聯問題總綱 托落斯基

『九一八』周年紀念提綱

(一) 被捲入世界經濟恐慌漩渦的日帝國主義因為經濟恐慌不特不能克服，而且日益加深，隨之而來的財政危機之愈形緊迫，金融之無窮的紊亂，貨幣在國內外市場上價格之狂跌，失業者的增加，救濟無門，工農大眾之更見貧窮化，購買力減少，因之縮小國內市場，工業生產過剩與農村經濟凋敝，在這種種情形交迫並發條件之下，奪取國外市場以謀救濟于萬一，乃是他的唯一出路，這便是日本帝國主義採取冒險政策，武力佔領滿洲，爆發『九一八』事變之根本原因。

(二) 日帝國主義侵略下的滿洲，因為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破壞了舊的封建經濟，為土著的資本主義生產亦開闢了順利進行的道路。因此，在最近十幾年中，滿洲的資本主義經濟亦得了相當的發展，而四五年來更有突飛猛進的形勢。牠的勢力固然尚不能及雄厚的日本資本競爭，但此種發展之增加半殖民地的滿洲與日本間的矛盾，應是無疑的。牠必然地攪奪日本在滿洲的一部分的市場，至少也要阻礙後者的發展。日帝國主義為要摧殘這一幼稚的競爭者，採取武力的佔領便成為必要。

(三) 中國資產階級同帝國主義妥協打敗了中國工農，鎮壓了中國大革命之後，建立了牠的比較穩定的政權。統治世界的金元帝國主義，至此亦在中國找到其向來未曾有的可靠工具，在中國大展其金元底勢力，擴充牠在中國市場，不特在南方獲得到了相當的發展，攪奪了英日帝國主義在中國市場，而且在華北，在日帝國主義差不多一手獨佔的滿洲，也伸進了牠的手來，與亞洲的唯一的帝國主義國家競雄，這種情形使日帝國主義更感到有了失去已得之市場的危險而解決帝國主義間的矛盾與衝突，

最後只有訴諸武力。此日帝國主義所以毅然決然實行其大陸政策，甘于冒險，冀以恢復其所喪失之市場。

(四)中蘇自一九二九年中東路之役，在帝國主義唆使之下進行的反蘇聯戰爭的嘗試，終歸于失敗之後，蘇聯在北滿的商業漸次恢復舊觀，而且因為蘇聯國內經濟建設的突飛猛進，蘇聯在北滿的市場大有擴展之餘地，為反蘇聯戰爭之遠東的大本營的與組織者的日帝國主義，對於蘇聯的日臻堅固與強大，尤其對於蘇聯在北滿市場之擴展，自然不能容忍，而思有所驅逐之。這也是日本決然出兵東北，武力佔領滿洲的根本原因之一。

(五)中國大革命失敗，工農勢力差不多完全被擊潰，而史大林派幾年的冒險主義與盲動主義政策，不特未能恢復起革命勢力，而且更摧殘了牠。帝國主義在中國大革命中所受到畏嚇損失，由資產階級國民黨手中恢復了舊觀。沒有革命的危機足以震懾帝國主義了。世界經濟恐慌財政危機，各國自救不暇，都不敢冒然從事于自身間的火併。中國國內軍閥的混戰，空前未有的大水災，萬鮮慘案未能引起廣大的民衆反日運動，國民黨對帝國主義之一貫的投降政策，這一切都成爲日帝國主義決然出兵滿洲的良好條件。

(六)「九一八」事變後，資產階級之出賣民族利益，投降帝國主義的真實面目，完全暴露出來了。資產階級國民政府對於日本之武力侵略，一方面是無出路的依賴國際聯盟，另一方面則是希望美帝國主義出而維持「正義」。國際聯盟——是帝國主義宰割弱小民族的工具——，所以，從去年九月卅日理事會關於中日糾紛的決議，以至於八年三月間的大會以及牠所派遣的調查團，始終是站在帝國主義方面，令中國隱忍讓步。說到美帝國主義與日本之衝突，這次「九一八」事變，本有引起牠們彼此公開衝突

，爆發日美戰爭之可能，可是(一)因為英法對日之諒解，美國在國際政治地位上陷于孤立，(二)：日帝國主義對蘇聯之挑釁，各方面做反蘇聯戰爭之準備，藉以求美帝國主義之歡心，謀日美衝突之和緩，(三)：美國經濟恐慌達于莫能挽救之地步，失業工人增加至數百萬以上，時時處于不安境况之中，致使美帝國主義終有所顧忌而不敢。

(七)在國際政治方面，一年中，日帝國主義之出兵滿洲，愈形嚴重化的中日問題，實成了國際政治底中心問題。無疑義地，日本出兵滿洲，是得英法諒解的，而這諒解又無疑義地是在以聯合對美爲條件之情形下成立的，英日聯盟的復活，洛桑會議中英法對德的讓步，英法的秘議協定，都是向着聯合對美這方面走的；即是帝國府學大瓦的經濟會議，反美亦是其中問題之一。胡佛的戰債計劃與軍縮提案，以及最近醞釀着世界經濟會議，美俄復交的呼聲，其中心的任務亦莫不在于破壞此聯合反美的計劃。

(八)美帝國主義對日之武力侵略，始終是一貫的「不承認一切」的態度。自「九一八」事變剛一發生之際，美國政府的聲明，以至于最近汀生的演說，實沒有再進一步的表示，同時，大戰後英美爭奪海上霸權的衝突，無時或已，英以密認日本在滿洲的行動爲取得英日聯合對美的條件，使太平洋三國均勢的局面不利于美。這對於英是必然的趨勢。如因「九一八」事變而引起太平洋上的日美戰爭，無疑義的英國要站在反美戰線方面。

(九)帝國主義自身間的矛盾，這是不可諱言的事實而且日在發展着。可是牠們同無產階級國家蘇聯的衝突，都不能與其自身之矛盾衝突相提並論，前者至少能緩和後者，使他們有一致反蘇聯的可能。所以，英美衝突與日美衝突，雖均已瀕于公開破裂的地位，但均因爲有了這一衝突而相形和緩。日本帝國主義此次滿洲

的佔領，我們固然不像史大林派一樣，解釋為日本唯一的目的，是專在于進攻無產階級國家蘇聯，但其在滿洲關於反蘇聯的設施，因此而對於蘇聯的危險，這是任何人都不能否認的。日帝國主義進佔長春，哈爾濱後，對於蘇聯的挑釁，進攻蘇聯的陰謀，在在都表示出蘇聯因這次事變所受到的戰爭的迫切。『蘇聯政府，縱令是最公理的和慎重的，這一可能也仍是存在』（托洛斯基）。

（十）在這種情形下，在中日廣大的革命勞苦羣衆中，提出武裝擁護蘇聯的口號，乃是不可緩的任務。但是『只有蘇聯對被壓迫民族解放鬥爭之堅定不移的忠誠，才可以在遠東實際保衛蘇聯，以抗日英法美。』在這次事變中，蘇聯政府對中日採取同樣的態度，堅守中立，事變之後，向日政府訂立不侵犯條約，甚且把中東路給日本載運兵士，這顯然是錯誤的。這樣的濃厚的退守的和平政策，只有喪失弱小民族廣大勞苦羣衆對蘇聯的同情心，因之減少他們對蘇聯的信仰。現在蘇聯國際地位所以如是之薄弱，便是這樣的退守的和平政策，隱忍退讓『一個國家的社會主義』理論，不著重世界革命所造成的啊！

（十一）法帝國主義在此次中日事變中，實演了其挑撥的作用，在西歐，反蘇聯戰爭底組織者與牠的大本營，首應推法國。牠在西歐把蘇聯接近的諸小國，組成了一個在自已領導之下的堅固的反蘇聯戰線。牠抓住了羅馬尼亞與南斯拉夫，波蘭的狄克推多更成爲牠的反蘇聯戰爭中之最勇敢的同盟者。在西歐牠不斷的唆使這些小國向蘇聯挑釁。在遠東，牠的反蘇聯戰爭中最可靠之同盟者，捨日帝國主義莫屬。牠在這次帶有反蘇聯戰爭意義很大的日本出兵滿洲，幫助在滿洲的日本武力侵略，德忠日本軍閥反對蘇聯，牠必然是竭力而爲之。一年來國際政治之演變，早已証實了此種真理的預測。

（十二）一年來圍繞着戰債與賠償問題，帝國主義間實演了不少的變化。美帝國主義在國際政治上總處于孤立地位，然而牠以在歐洲的債權底勢力，仍能行使其對他國的壓迫，一年來英法德意在賠款問題上的努力，企圖謀得各國間的暫時妥協之所以失敗『主要原因就是因爲沒有美國的允許。洛桑會議中，英意完全站在德國方面，取消賠款，但必以取消戰爭爲先決條件，法國對德之大大的讓步，同樣以取消戰債爲條件，無非是企圖使德國反法的銳鋒，轉而向着美國放射罷了。可是洛桑會議表面上的成功，終於因爲美國的不允許取消戰債，而有所謂英法秘密協定，即是說，若不得美國取消戰債之承認，洛桑會議關於賠款的協定仍是無效的。所以，賠款問題在表面上似乎在洛桑會議中解決了，實際連一半都未解決。美帝國主義在西歐得不到其他的代價，得不到他在世界市場上取得其由取消戰債所受的損失之補償的保障時，牠是不會放棄其在歐洲的債權的。

（十三）德國在恐慌的前夜，得到了驚人的發展可是經濟恐慌浪潮波及到德國後，經濟財政馬上發現出莫大的危機，社會上應時感覺到異常的不安，恐慌程度，比其他各國都來得嚴重。最近特別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德國現在的極端的鬥爭。鬥爭的勝利隸屬問題，德國共產黨，還是法西斯黨，不但是決定德國本身的問題，而且決定國際問題，現在看來不但是全世界無產階級在注意德國無產階級英勇的鬥爭，即全世界的資產階級，亦在注意啊！

（十四）資產階級在穩定繼續三年來的經濟恐慌之努力，亦如對解決賠款問題之努力一樣，同歸于失敗了。世界經濟在此一年中，不但未見起色，而且還是繼續的衰落，雖然其衰落之速不像以前那樣激劇驚人；失業工人在各國依然是繼續的增加，根本上表示出資產階級對於救濟失業之無能爲力。國外貿易急劇的下

落表示出國外貿易之日形縮小，勞働大衆之購買力未能恢復，『和平的』關稅戰成了各國間注意的焦點，因之更增加了牠們之間的衝突（實際數字可參看瓦爾加之一九三二年第一季世界經濟與經濟政策）。

（十五）日帝國主義武力佔領滿洲，本來是爲的完成其滿蒙政策，藉以挽救其擴大的國內經濟恐慌。然而冒險佔領滿洲的結果，恰得其反，牠在滿洲造成了廣大的新軍隊，使其覺到異常的額外的損失，恰如托洛斯基同志去年十一月中的預言所說：『中國人必將不斷地湊成新軍隊，日本必將感覺到受包圍。鐵道大半多供軍事的用途，日本祇有增派大批軍隊之一法。佔領滿洲，將損害日本的經濟機體，日本國內不滿增大矛盾尖銳化，因而加速革命的危機。』現時因日本武力侵入引起的東北義勇軍蜂起，日本國內的不安，社會的恐怖，以及一般的財政危機，金融恐慌，日元價格的狂跌，完全證實了托同志預言：『滿洲之冒險可以加速日本統治之革命的覆滅。』

（十六）中國資產階級國民黨『九一八』事變後，對於日本之直接反抗，便是呼喊離開政治的『經濟絕交』與『抵制日貨』，以緩和廣大民衆的政治的抗日與反帝的民族鬥爭。不消說，抵貨能使日本受到相當的打擊，但如果我們一觀察一年來日本對華貿易數字表，就可見此種離開政治的經濟鬥爭，是不能號召廣大羣衆參加的，因而亦不能予日本帝國主義以致命的打擊。東北失地尙無收回之一線希望，東北民衆尙在與日本拚命死戰，然而日貨已充滿了內地各大城市各大商埠。血魂除奸團底恐慌行動只是對資產階級在某種限度內得到相當的效利，但對於爭取民族獨立的鬥爭，是絲毫無濟于事的。

（十七）『九一八』事變在表面上似乎消滅，寧粵間去年伙併之

衝突，在『共赴國難』底美名之下，得到了相當的暫時的合作。其實，他們之間的衝突，不特未能消弭而且更因此加深。孫科的九日登台，終因爲蔣介石軍事和財政方面的擠兌而滾下台去，最後還得把蔣介石請出來，汪精衛的行政院長，完全作了蔣介石的傀儡。現在寧粵間所醞釀着的衝突，胡漢民在廣東的攻擊蔣系以及北方軍閥，如閻系馮系之與奉系的衝突，而此三者之與蔣系的衝突時時都有爆發爲軍閥混戰之可能，其所以至今未及爆發者，不過是對於由『九一八』事變引起的民衆革命勢力有所畏懼而不放耳。蔣介石的軍事獨裁，並未因其一次的『下野』而稍減其勢力。雖然他不能把自己的勢力擴及到全國，根本征服或消滅其他各派的軍閥之勢力。這個統一中國的任務，是不能同民族獨立的任務分開來說的說的，這是中國革命的根本問題，中國資產階級之不能完成此種任務，牠的反革命性早就把牠決定了。可是我們不能因此遽行否認蔣介石目前軍事獨裁的力量，超過于其他的軍閥勢力之上，正因爲這一點，反蔣的軍閥混戰才醞釀着。

（十八）代表各派資產階級的軍閥，其自身間雖然含不可調和的矛盾，但其對帝國主義之投降，出賣民族利益壓迫工農革命運動，則是一致行動的，正如帝國主義黃自身間雖然含有不可調和的矛盾，而其對蘇聯，仇視，則是一致的，九一八事變之後，各派軍閥都在鎮靜，不抵抗之下，保存自己的實力，準備目前醞釀待發的自相火併。由鎮靜候國聯解決，以至於長期抵抗，再至于一面抵抗，一面交涉，上海停戰協定及其秘密條約；以對內而言對於南方革命的農民，舉行第四次的圍剿，壓迫工人的罷工，慘殺和逮捕革命的青年學生，無論是蔣系，粵系抑我奉系或其他的雜牌軍隊，這裏都是取一致行動。同是，我們亦應該明白指出，中國資產階級同帝國主義間不是完全沒有任何衝突的，因之

在客觀上有時亦表現他們的向左搖擺。這次十九路軍在上海的戰爭，完全證明了此點。不過若是把牠們的向左搖擺估計得，或因而忘記牠們的同帝國主義妥協的階級根性，那便是十足的機會主義者。

(十九)日帝國主義者進攻上海，英法帝國主義容忍日兵退入公共租界以資保護，以及英法站在日本方面的調停，上海自由市的呼聲，都表示出了帝國主義者一致的進攻中國，以新的共管或瓜分的形式來統治中國。上海停戰協定，不但表現出中國資產階級之卑鄙無恥，投降出賣，更且表示出英法日在中國問題上之合作。

(二十)國家主義派與一部份的資產階級所呼喊的國難政府，民權派與另一部份的資產階級所希望的立憲運動，汪精衛孫科的民主政治，第三黨的不澈底的國民會議，都對於國民黨政權表示了不滿，同時也就是他們的對日政策，他們的相同點，便是政權不要工農參加，國難，立憲，民主等等，都不過是欺騙民衆的好聽的名辭而已。

(二十一)過去以及現在，外來的帝國主義的刺激，常常引起中國廣大的革命羣衆底反抵。一九二五——二七年的大革命發源于「五卅」的屠殺。這次的「九一八」事變，無疑地是沈寂幾年來的革命運動一種有力的刺戟力，不過牠却是距革命運動成熟期尚早的一種刺戟力。幾年來革命的主力——工農之被反動勢力與白色恐怖的摧殘，以及在史大林派機會主義和盲動主義領導之下，工農羣衆所遭的之無味的犧牲，至今猶未完全恢復其傷痕，所以，去年「九一八」事變之重大性，日帝國主義之屠殺中國民衆，雖遠過于「五卅」，而不能引起像「五卅」那樣偉大的革命運動。另一方面，資產階級之在革命中不但取得了政權，而且學會了欺騙

羣衆的方法，以蒙蔽羣衆底革命自覺把羣衆限于經濟鬥爭領域內，而不使其走上政治鬥爭。這亦是這次「九一八」事變所引起革命運動未能形成像「五卅」那樣偉大的原因之一。

(二十二)但是，「九一八」事變以後，中國社會上所起的重大的變化，亦是我們所不能否認的。普遍全國的抗日與反國民黨的學生運動，各地義勇義軍地蜂起，是隨着「九一八」事變之發展與國民黨政權之動搖而擴大的。日見抬頭的工人，罷工運動受了這次外來的刺戟，不特防禦戰走上了進攻戰，而且已有些跳出經濟鬥爭底圈子，帶上了濃厚的政治意味，雖然大多數的罷工依然是限于經濟鬥爭的領域內。在直接遭受日帝國主義蹂躪的東三省內，民衆地義勇軍之組織普遍了各地，同日帝國主義作民族解放的殊死的戰爭，上海十九路軍兵士英勇的抗日戰爭，得到了廣大的工農羣衆底擁護，若非國民黨資產階級之決心出賣民族利益，其引起的全國的反日的民族戰爭，非無可能。此外，「九一八」事變之後，南方農民的武裝鬥爭，得到了廣大的發展，在中國社會中形成一種特殊的革命力量。

(二十三)在此種情形之下，只要我們有正確的領導，我們是不難走上歷史上的偉大的鬥爭之階段的。我們應該澈悟明了的認識目前革命的形勢，決定我們的政策與策略。在目前看不到蒸騰日上的民衆鬥爭，固然要踏機會主義之覆轍，而把牠過于估計高，亦必使此運動流產。史大林派領導的中國黨，謂革命已成熱，因之大喊蘇維埃政權，以農民力量來完成中國無產階級的歷史使命，把全部力量集中于所謂蘇區，以黨的領導，代替階級對農民的領導，以游擊戰爭的軍事冒險，代替組織宣傳工人的政策，以過早的蘇維埃口號以代替推動羣衆團結羣衆的國民會議口號，以政治總同盟罷工代替對工人日常生活鬥爭的領導。這顯然的觀

了盲動主義的錯誤，緩延革命于較遠的將來。

(二十四)我們應該公開地告訴工農羣衆：東三省義勇軍以及南方的所謂「紅軍」都是散漫的力量，都缺乏無產階級羣衆的領導。擺在我們面前的任務，是在于發展城市的工人運動，加緊無產階級對農民的領導，配合工農運動，聯系民族民主鬥爭，對外實行民族解放的民族鬥爭，對內推翻出賣民族利益的資產階級政權，領導工農羣衆底日常生活鬥爭，加緊組織，訓練和宣傳工人羣衆，團結牠們于黨的周圍。最後，更應該告訴他們，爲要解決目前一切根本問題，必須爲召集普遍全權的國民會議鬥爭，以走上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偉大鬥爭的道路。

(二十五)在總的路線與總的策略之下，我們應當把一切部份的鬥爭聯系起來，匯合起來：在目前我們必須號召革命民衆組織抗日軍，成立抗日會，援助東北義勇軍，及農民自衛軍，爭取反帝及集會罷工等自由，組織民衆法庭，審判反動走狗，爭取中無條件復交，及中蘇聯盟，成立日貨檢查隊，實地沒收「奸商」貨物分給貧民及失業工人，招集民衆大會，舉行遊行示威……：只有這樣，九一八的鬥爭紀念才會深入。只有這樣，部份的民主鬥爭才會走入高級的民主鬥爭，因以走上第三次革命高潮的道路。

一九三二年九月二日

保衛蘇聯與抗日運動

自日本帝國主義佔領東北，進擾津滬以來，一切客觀上的事變，不僅證明了帝國主義內部矛盾的加緊，同時，更說明了進攻蘇聯的危機愈益成熟！

幾年以來，帝國主義國內的經濟恐慌，以及蘇聯五年計劃的

發展，更加劇烈地引起了社會主義國家蘇聯與資本主義國家間的矛盾和對立。法帝國主義早在西歐組織着反蘇聯的十字軍，聯合起波蘭捷克等小國，準備了對蘇聯的進攻，從羅馬教皇，法西斯蒂，社會民主黨以及斯汀生，鮑爾溫，麥克唐納爾，白里安等，早已組織起新的神聖同盟，準備給蘇聯以致命的打擊。他們在歐美大陸，則利用宗教權威誣蔑蘇聯，挑起許多人民對蘇聯的反感，用政治經濟的聯盟，反對蘇聯貨物的推銷，用關稅的堡壘以和業蘇聯鬥爭。並勾結蘇聯國內的盜賊，用盡陰謀破壞的手段（如實黨事件），以企圖便利他們對蘇聯的進攻。總而言之，整個的帝際主義，無日不在計劃對蘇聯的進攻與武裝準備。

現在，這個準備，由於日本帝國主義之佔據東省而更加尖銳！帝國主義對蘇聯的進攻，在日本佔領東省以後，已經日形具體化了！

九一八事變，在其意義上說來，當然是日本帝國主義在世界經濟恐慌中爲維持自己資本主義的統治，爲進一步的摧殘東北民族資產階級的發展，而向中國之更進一步的殘酷的進攻。但在整個世界形勢說來，毫無疑義的這是世界帝國主義武裝向蘇聯進攻的開始！

直到現在，當資產階級國民黨出賣了東三省，簽字於屈辱可恥的上海協定以後，帝國主義更加迫切的準備着對蘇聯的進攻，十餘年來國際上所未解決的德國賠款問題，各帝國主義在進攻蘇聯的一致上得有相當的瞭解！歐洲的經濟聯盟以及英帝國的經濟會議，都是反蘇聯之重要的一環，帝國主義強盜之組織國際警察的提議，以及斯汀生赴歐後與英法所締結的遠東政治協定，乃是帝國主義進攻蘇聯之露骨的表现。

在東方，日帝國主義佔領東省，獲得了進攻蘇聯的軍事根據

地以後，不斷地向蘇聯挑釁，集中軍隊，糾織白俄，破壞中東鐵路，逮捕蘇聯僑民，同時，更在進攻蘇聯的各種軍事設備上積極經營，以便從東方向蘇聯進兵。

到了現在，無論美帝國主義在表面上如何的高唱美俄復交，無論國民黨資產階級如何的要中俄復交，然而這些都是蒙蔽民衆的烟幕彈，這些都是他們企圖在這個暫時的和緩之下向蘇聯更進一步的當個血的劊子手！事實上，目前一切客觀形勢已經充分地說明了進攻蘇聯形勢之緊迫！帝國主義之進攻蘇聯，我們早已一再的指出：這絕不是一個可能不可能的問題，而是帝國主義之內部的準備是否成熟，他們之更具體的計劃如何決定的問題。

二

然而，帝國主義內部矛盾的加緊，在目前也當然是不可否認的事實。尤其在九一八以來，一年之中，日美的對立愈形尖銳，內田的演說與斯汀生的申述，簡直是針鋒相對的戰鬥，在美帝國主義的旗幟之下動員了全世界的『輿論』對日本加以攻擊，同時法英之坦日的態度，更極度加強了美日的衝突。東三省的風雲更影響到帝國主義的軍縮會議戰債問題等一切糾紛莫解的核心！在歐洲法義在巴爾幹和北洲的爭霸，德法戰債問題上的衝突，以及英美的矛盾，……這一切，當然使帝國主義間帶來了許多不可調和的矛盾，這許多矛盾，自九一八以後，尤其集中在太平洋問題上面。最近以來，美國海軍太平洋上的會操，也就是美國對日的示威行動。

在目前帝國主義的矛盾日益尖銳，這種矛盾的發展，自然也有爆發帝國主義戰爭的可能。不過，在現在的形勢下，反蘇聯戰爭可能的程度却大大地超過帝國主義戰爭的可能！帝國主義間的矛盾，絕不能消滅和隱蔽資產階級國家與無產階級祖國間根本的

矛盾！在帝國主義矛盾中，反蘇聯戰爭，乃是他們矛盾中百分之百的一致。若是誰要與帝國主義的矛盾而想根本隱蔽反蘇聯戰爭的危機，誰就是帝國主義走狗！

反蘇聯戰爭一時之未爆發，正如我們上面所說的，乃是帝國主義自身準備是否成熟的問題。目前由於世界經濟恐慌與資本主義國家財政上的危機，以及德國問題與中國土地革命形勢的嚴重，使帝國主義，在政治上不能即刻的開始向蘇聯進攻。然而，這只是一個暫時的問題，我們目前所看見的是反蘇聯戰爭的可能性已經愈益增大，而且，隨時都有爆發的可能。

三

蘇聯是無產階級的祖國，是工農勞苦羣衆的革命政權，蘇聯的命運乃是全世界一切被壓迫的工農勞苦羣衆的命運，因此，在目前形勢下，武裝保護蘇聯簡直是切勞苦羣衆之主要的中心任務。

尤其在帝國主義對中國的進攻加緊，日帝國主義佔領滿洲，法帝國主義神手雲南，英帝國主義進窺西藏的時候，我們一定要認清，只有蘇聯才是中國工農勞苦羣衆的友人和同志，帝國主義之進攻蘇聯與進攻中國，乃是一件整個的事情，因此，我們絕不能把反帝的抗日運動和武裝保衛蘇聯的鬥爭任務分開！

自從資產階級國民黨可恥的降投帝國主義背叛民族利益以來，最初則以不抵抗主義將東三省獻給日本，繼而，更簽字上海協定，而今，東三省幾千萬勞苦羣衆在日帝國主義的鐵蹄下度着慘痛的生活，國民黨在「長期抵抗」「一面抵抗」的名目下，只知道壓迫民衆，屠殺工農，並未有一兵一卒參加抵抗。十九路軍上海部分的民族戰爭，也由國民黨所斷送了！現在東北義勇軍之英勇的反日戰爭，國民黨亦未聞加以絲毫的援助！

不僅如此，國民黨更投降帝國主義，企圖更快的消滅反日的義勇軍，國民黨政府在進攻蘇聯這一點上，也是與各帝國主義一樣的。國民黨的「開城西北」，乃是更進一步參加反蘇聯戰爭之更露骨的表现！

中國的勞苦工農羣衆，在帝國主義國民黨的進攻和壓迫之下，目前只有積極的努力反對日本及一切帝國主義，收復東北失地，推翻國民黨的統治，反對帝國主義進攻蘇聯，武裝保護蘇聯，後中國的勞苦羣衆得到新的出路——這是幾個不可分的任務，也就是中國民族之戰鬥的目標。

武裝保護蘇聯與抗日運動是不可分的戰鬥的任務，目前在東方的中國勞苦羣衆只有自己團結起來，武裝起來！成立義勇軍，成立全國義勇軍的總司令部總參謀部，召集所有一切被壓迫的工農羣衆，用民衆自動的力量，收復東北失地，澈底摧毀日帝國主義在華的統治，同時更消滅帝國主義在東方進攻蘇聯的危機，奪取帝國主義進攻蘇聯的滿洲軍事根據地！

同時我們要與全世界革命的無產階級聯合起來，準備變反蘇聯戰爭爲帝國主義的國內戰爭。中國的民衆，首先要推翻國民黨的統治，因爲國民黨是帝國主義反蘇聯戰綫上的一員，同時，在國民黨的反動政權之下，他是一定會繼續出賣民族利益壓迫民衆革命運動的。

四

然而，武裝保護蘇聯，這絕不是一個空洞的口號，絕不如史大林派所高呼的脫離一切實現的空洞的口號。武裝保護蘇聯，必須要在實際的工作上來表現，這個口號才不是一個空洞無用的口號。

如果一方面高呼武裝保護蘇聯而另一方面只在農村中作冒險

的軍事行動，不注意城市工作，不能很好的領導開始抬頭的民衆運動，只是以不正確的錯誤估計與策略來代替對革命形勢之正確的分析，這不但不能真正保護蘇聯，反而使資產階級國民黨能夠更久的延長他的統治，保證他對蘇聯進攻的危機之增長。

因此，保護蘇聯，不僅在於口號，尤其要在於無產階級黨的實際工作之中。在中國，保護蘇聯的任務日形緊迫的提到無產階級的及勞苦大衆的議事日程上了！正因爲這種關係，國民會議，國民大會，或立憲會議的號召更正爲中國無產階級當前最緊急的任務了。

事實上，只有國民會議或國民大會，立憲會議的號召，然後，才能暴露并摧毀國民黨的軍事獨裁，才能從小資產階級黨的手中奪取廣大的工農羣衆。同時，只有在這一鬥爭之中，才能適合各種現實的鬥爭，才能適合起民族獨立，反對進攻蘇聯，八小時工作，土地革命；等一切戰鬥的口號，只有在這一鬥爭之中，才能恢復並提高無產階級的鬥爭情緒，提高他們階級的自信心，給他們以政治上良好的教育，把他們引上中國十月革命的勝利道上去！

這是中國勞苦羣衆目前的主要的任務，真正的武裝保護蘇聯，不僅只宣傳鼓動和口號，同時更需展開這一運動的前途，這樣，更快的推翻帝國主義在華的統治也就是更快的阻止帝國主義的進攻蘇聯，更快的推翻國民黨的反動政權，也就是摧毀了反蘇聯戰爭的一環！

五

站在無產階級的立場上，我們不僅要加緊武裝保護蘇聯的任務之完成，同時，我們更必須指出蘇聯目前的危機。

史大林派一個國家以內建設社會主義的保守政策，對蘇聯本

身招來了莫大的危機，這根本離開了馬克斯列寧主義的觀點，使俄國無產階級陷於孤立無援的狀態，由此出發，在西歐，斷送了英國礦工大罷工，在東方則葬送了一九二五——二七中國的大革命和印度的鬥爭。現在，史大林派對帝國主義的隱忍讓步乞憐的和平政策，更在主觀方面加深了蘇聯內外的矛盾恐慌。

這許多危機早經左派反對派明確地指出，但是，史大林派則只知流放反對派，而以史大林的機會主義的路線，代替了馬克斯列寧主義的革命代數。

在此，帝國主義進攻蘇聯的危機愈益深刻，我們堅決反對國際之機會主義自動主義的領導！要求以堅決的革命政策，改造共產國際。要求恢復托洛斯基及反對派對共產國際的指導工作！

六

目前，世界形勢已在一個非常緊急的關頭，德國問題之嚴重，反對派及杜洛斯基同志早已指出。現在，反蘇聯戰爭之愈益迫切，簡直是不能由我們再來那考慮或思索的事實了。

中國民衆，處於這個悲劇交替的歷史過程之中，的確再也不能稍事猶豫了。在這個歷史階段中，中國的勞苦工農大衆很嚴重的負了兩重偉大的任務，即：武裝保護蘇聯與擴大抗日運動。中國的勞苦工農大衆，只有在反帝反國民黨的過程中負擔起這個任務，然後，中國革命才有勝利的前途！

一切忠實於革命的戰士們！起來！你們在這個緊迫的時機中，只有團結在無產階級先鋒隊——共產黨左派反對派——的周圍，然後你們才有正確的政治的出路！

1932, 9, 1 於北平

第二國際與中日糾紛

敬言譯

日本帝國主義壓迫中國的戰爭，牠之佔領滿洲以及在上海的屠殺，乃是未來的世界大戰之演習，戰爭與世界無產階級革命底新階段之已經來到。

日帝國主義在滿洲與上海的暴行和野蠻，焚燬閘北，砲轟吳淞，慘殺千萬的婦女老弱兒童，乃是在全世界勞動者底面前，燃着了未來的戰爭之導火線，同時日本在滿洲與上海的砲艦政策，歐洲帝國主義一步接一步他供給日本軍火，以及反蘇聯戰爭底直接的準備，都是顯示給全世界勞動者們看，反對世界無產階級底祖國蘇聯之戰爭危險，異常地增大了，組織反蘇聯的軍戰爭底發起者底作用，日帝國主義已担在了自己的肩上。

第二國際底領袖們，在羣衆底威脅之下，再不能不表示牠對於反蘇聯戰爭問題的態度。下面的第二國際政治局底決議——討論許久而產生的果實，實爲牠對反蘇聯戰爭問題表示態度的文件。

『在壓迫勞動者底政治自由與政治權利的軍閥集團領導之下的日本，對中國實施其軍事的壓迫了。現在，日本軍隊已靠近了蘇聯底邊境。這實是對世界和平的一種危險，全世界勞動者對於這種危險絕不能稍有忽視。』

『社會主義工人國際（即第二國際——譯者）認爲日本之不遵守牠加入國際聯盟與簽定巴黎公約所應遵守的條約責任，各列強對日本之暴行的同情與諒解，實有以致之。』

『日本否決了中國提議的仲裁公斷，把自己的軍隊開至上海與滿洲，而各列強猶不採取國際底有效盟約以制之，這是列強斷送了國際底威權。』

『社會主義工人國際謹向接近於牠的黨提議，必須威脅自己政府，不再破壞自己所應遵守的條約責任，強制武力侵略者尊重和平。』

社會主義工人國際清楚地瞭解國聯參加者大多的國家，是懦弱的和罪過的，所以牠更號召有組織的工人階級，必須自己行動起來。

「日本之進攻蘇聯，必須他是爲蘇聯國內反革命事業效力，不寧惟是，而且是爲全世界反革命事業效力。」

「日本進攻蘇聯很能引起世界大戰。」

「全世界勞動者萬不可使自己捲入這個戰爭中，他們應該集中全力反對這個危及世界和平的戰爭，日帝國主義應該受全世界道德裁判。」

「一·日本軍隊馬上無條件地退出上海與滿洲。」

「二·若日本拒絕這樣去做，便召回駐日所有各國代表與公使。」

「三·若日本對於維持世界和平，不肯多做一步，便對之施行經濟的與財政的封鎖。」

「若日本不顧此一切，不停止其進攻底準備，則社會主義工人國際將請求職工國際（黃色國際——譯者）與牠共同合作，竭全力阻礙軍火之生產與運輸，停止對日本軍需品之供給，航船對日本之港灣實施抵制。」

「工人階級宣佈自己同情於保護蘇聯，在反蘇聯戰爭時，公開宣佈這是世界和平之罪人」

「工人們要反對任何的擴大戰爭至其他國家內，反對把其他國家捲入反蘇聯戰線中。」

「如果蘇聯迫不得已對進攻必須採取防禦戰時，社會主義工人國際認爲接近於牠的在蘇聯領土內活動的黨，必須依照柏林決議所予的指令去做，必須反對阻礙蘇聯對日本進攻之防禦戰的一切的分散勢力的騷擾的舉動。」

「此外，社會主義工人國際認蘇聯政府愈是把國內社會主義力量同保障俄國革命，則蘇聯之自衛愈有保證。」

「在新的戰爭發生時，擺在全世界社會主義者面前的任務，不僅僅是保護各民族利益，同時且要保護工人階級以及全人類底利益。」

「一切局部的任務都應該相符國際社會主義的目的，就是維持世界和平。」

「若所有制止戰爭底企圖都歸失敗，戰爭終於爆發，則所有的黨之主要任務，便在於集中全力保證工人階級之統一的國際政策，爲和平而奮鬥。」

從去年九月起，即從日本開始進兵滿洲起，第二國際何止一次的有過關於中國問題的決議。都是把「哭訴」國聯，請求牠採取有效的制止戰爭的方法，認爲是反對日帝國之強盜的進攻戰爭之主要手段。第二個手段便是威脅政府，要求牠們經過國際聯盟壓制日本。

第二國際底一切政策，無一而非虛偽的假仁假義的滑稽劇，用希望帝國主義的國際聯盟，希望搶掠和準備反蘇聯戰爭的帝國主義政府來欺騙羣衆，緩和他們的勇氣，麻醉他們的革命的積極性爲目的。

在日本佔領滿洲的初期中，第二國際實無異做了日本帝國主義進攻民衆底實際的通訊員。注意威爾，洛金佛，波魯本，考茨基大肆其詭辨之辭，表面上同情於中國民衆，實際上則是証實日帝國主義在中國底戰爭。

但是，羣衆反戰爭的鬥爭勃起。全世界勞動者認識了進攻中國的戰爭實即反蘇聯戰爭的導言。在勞動羣衆面前，再行掩蔽日帝國主義在中國底暴行，對於第二國際，行將有最後喪失其在羣

來。中的影響之危險。

許多年之中，第二國際底領袖們，俄國的少數派，關於反蘇聯戰爭之準備的事實，做了些卑鄙無恥的工作。羣衆底壓迫使第二國際放棄了干涉蘇聯的宣傳，放棄了考茨基底干涉蘇聯的態度，採取了中立和擁護的態度。

但是我們看這些社會改良家們對蘇聯態度之向前進一步，附帶了些什麼條件呢！第二國際底決議，把日帝國主義反對中國民衆的強盜戰爭，叫做「對中國的軍事壓迫」。可是「軍事的壓迫」實是真正的戰爭。第二國際不顧事實，企圖掩蓋和縮小日帝國主義暴行底國際意義及其活動底實際範圍。

第二國際現在迫不得已，承認「日本之進攻蘇聯，必然地是爲蘇聯國內反革命效力，不寧惟是，而且是爲全世界反革命效力」。

這樣的承認進攻蘇聯底反革命性，實是第二國際對國聯及「其」強盜政府之路線底繼續。決議依然是援引「國聯的威權」，痛恨帝國主義強「斷送」這個威權。決議上假仁假義地宣佈第二國際底黨應以「威脅其政府」爲反對進攻蘇聯爭底手段。

由此觀之，這個決議乃是書法上的錯誤，蒙蔽自己的帝國主義的政府之進攻蘇聯的可實，因爲進攻蘇聯者非止日帝國主義也。盧僞永爲第二國際底特點。牠現在又貫徹了上面引的這個文件。把銳鋒只是向着準備反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之日帝國主義放射，另一方面却掩蔽了其他帝國主義反蘇聯的事實。說到自己「祖國」之準備進攻蘇聯時，第二國際常是默而不言的。

決議上說：「若日本不願此一切，不停止進攻底準備，則社會主義工人際將請戰工國際與牠共同合作，竭全力阻礙軍火之生

產與運輸，停止對日本軍需品之供給，航船對日本之港灣實施封制。

社會改良家們話雖如此說了，但實踐如何呢？社會民主黨採取縱是較平常的方法，以制止軍火，毒氣之向日本運輸，這一次都沒有過。陰險相反，漢堡的社會民主黨警察所長，動員警察以同職阻向日本運輸軍火的工人鬪爭。巨哥斯拉夫，德國和法國的軍火，依然像以前一樣地向日本，波蘭，羅馬尼亞運輸。然而第二國際並未從向黃色職工國提議，並未經以牠所說的法來號召和行動，即實際的反對戰爭，因而牠的決議是簡單的夢談。

社會民主黨底報抵却大肆其逍遙法外的手段，謂軍火非運之攻日本，乃速之打蘇聯。法國社會民主黨的機關報他說以第二國際五月決議的社論上說：「蘇聯首先應該把資本家認是自己的敵人，工人全是自己的擁護者這個幻想打破。牠說明第二國際底決議，是這樣的誣蔑世界無產階級，難道這不是在擁護蘇聯底空話之下，繼續的中傷蘇聯嗎？」

第二國際允許保護蘇聯附帶條件是安使俄國的少數派與社會革命黨公開的存在。牠願欲反革命的忠於進攻蘇聯的帝國主義之政黨們公開。

第二國際底和平決議，能由考茨基底干涉蘇聯態度，進而至對蘇聯中立和擁護蘇聯，同時却附帶有這樣的條件，只是證明這決議乃由畏葸羣衆，在他們的威脅之下，在他們的同情於蘇聯底影響之下成立的。只是此才能說說第二國際，之稍稍改變其態度。

只有在共產黨底領導之下，勞動羣衆才能執行真正反戰爭底革命鬪爭，才能執行反對進攻蘇聯的鬪爭。第二國際底誤，只是證明勞動羣衆底激烈化。

東北義勇軍的本質，前途，及任務

具體的排列許多事實來證明東北義勇軍的發展形勢，我以為是無須乎的了。這幾個月來，就是在資產階級的報紙上，反天都發現一兩則類乎誇張的而又不得不令人注意的關於義勇軍發展的新聞。在這些新聞裏面：誰都可以看得到：東北義勇軍確是在發展着，而且在某種程度上動搖了滿聞的社會秩序使日本帝國主義與其傀儡走狗陷於不斷的恐慌與困難中。

日本帝國主義用軍事力量對付東北義勇軍，正如蔣介石將軍動員三十萬兵士對付南方農民武裝一樣，沒有得到什麼效果，義勇軍的客觀基礎這一點都沒有消滅，甚至反而增加了牠發展的可能性。這裏面有什麼重大的因子作動着呢？這就是日本帝國主義及其鷹犬們用飛機大炮及強制壓迫的手段把農民貧民拋上街頭，他們整千整萬的失了土地，而同時這些農民隊伍，在過去民族鬥爭與軍閥混戰的考時間洗練中，已鍛鍊出堅強的民族鬥爭意識及多量的軍事戰鬥能力，只要敵人的壓力到不，一種彈性的反攻：就會立即發生。

然而在這種殘酷的鬥爭之下，東北義勇軍的出路究在那裏呢？解決這個問題，是附有條件的，我們首先要把它們內部的成分加以分析。在這些散漫的，游擊性的東北義勇軍裏面，無疑的，鄉村無產者及鄉村半無產者貧農兵士，佔了決定的多數。其次便是職業化的土匪與長時間脫離生產的一切游民無產階級，在數量上占很小（但地位倒量高的），就是給日本帝國主義掠奪（或半掠奪）了土地財產的富農，地主，小軍閥，智識分子與一些「乘機大劫」的土匪頭。然而，這種複雜的隊伍，却能夠暫時的在一個單純的抗日情緒之下，把內部階級的裂痕彌縫起來，而且更

是爲了事變的倉卒，無產階級主觀力量的不充足及無產政黨的策略上犯了錯誤（如應用革命高潮時的組織蘇維埃紅軍等口號來號召羣衆而拋棄了過渡時期的民生口號等），致使廣大的農民羣衆，不自覺地被小軍閥，富農，地主等集團所領導了去。這種現象，延長下去時，將發生幾個可能的結果：第一，假如全國革命高潮不能很快的到來，沒有廣大的民衆運動及民衆武裝作後盾，特別是沒有主觀力量充實其內容，趕快把資產階級富農，地主，軍閥的領導轉變爲無產階級的領導，則滿州部分的義勇軍或農民武裝本身，決不能解決了民族問題及生活問題。不過照目前情形看起來，在相當時間與相當範圍內，東北義勇軍的反抗力與日本帝國主義的壓力仍將繼續不斷的衝突下去東北義勇軍還有擴大發展的可能，這種英勇的頑強的鬥爭還會此起彼伏的繼續下去一方面深深的刺激起全國人民的反帝國主義意識，一方面加深日本國內的恐慌。第二，假如全國能夠在正確的革命政策之下很快的推動革命高潮到來，則關內的革命力量將必然地與滿州的革命力量配合起來，東北義勇軍將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完成其徹底反帝的任務，並挽救了在富農與地主領導之下的危機；第三，假如世界大戰爆發（如世界大戰或反蘇聯戰鬥等），則在義勇軍裏起領導作用的富農，地主，小軍閥等將必然地引着整千整萬的農民附庸於帝國主義之下（如以日美衝突爲主要動機的世界大戰發生，則滿州富農，地主等或然的甚至必然的要附庸於美國之下與日本作戰，如反蘇聯戰爭發生，則他們將或然的甚至必然的站在帝國主義的戰線上，轉而與英聯作戰，替帝國主義作犧牲品。

東北義勇軍這三個可能的前途，每一個革命的民衆都應該注意到，對於牠的明確的認識將推動我們向前去解決我們的偉大任

務：

堅決的鞏固并發展東北義勇軍！深入東北義勇軍去，轉饒富農地主軍閥的領導為無產階級及其先鋒隊的領導！隨時隨地指給農民看：富農，地主，小軍閥是壓迫階級的營壘，是必會出賣我們的利益，跑到反革命方面去的！

工人起來罷工，農民起來抗捐抗稅，學生罷課，兵士拒絕參加軍閥內戰，自動組織義勇軍，對日宣戰！同時要求召集普選全權的國民會議，加速第三次革命的爆發；使關內民衆和滿州的戰鬥力堅強的農民武裝配合起來！

告訴東北的農人，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應該進一步與蘇聯朝鮮日本的勞苦大衆緊緊握手，才能保障其勝利的前途！我們不但爲我們自己鬥爭，而且應該加緊破壞帝國主義的反蘇聯陣線，加緊鼓動，或援助朝鮮的殖民地革命，與日本勞苦兵士在戰場上握手，使他們把鎗口轉向壓迫他們不給他們飯吃，把他們送到戰場上死的資本家軍閥，使國際間被壓迫，被剝削者共同推翻帝國主義統治！

蘇聯發展的諸問題（續）

托洛斯基

（三）反革命的政變的危險性和可能性

社會主義的和資本主義的傾向間的力量關係

近年來，經濟中資本主義成分的比重，因經濟的進步和行政上的方法之結合的影響，而大大地減少了，特別是在工業和貿易中是如此。在某一時期中，集體化和取消富農（Dekulakization）大大地減少了農村上層的剝削作用。社會主義的和資本主義的經濟成分兩者之間，其力量的對比，無疑的是變得有利於前者。雖若忽視，甚至否認這件事實，如極左派或庸俗的反對派那樣，背

誦着關於奈普曼（Nepman）即新經濟政策下的富人和富農的老生常談，他便完全沒有資格做一個馬克思主義者。

但是，若把現在力量的百分比的關係認爲是已確定不移的，或者更壞些，把蘇聯以內的國家經濟和私人經濟的比重作爲社會主義實現的程度的尺度，便是同樣的荒謬。內部的資本主義成分的加速肅清，同着行政方法的混亂，是與蘇聯加速地出現於世界市場上這件事，相互符合的，因此蘇聯資本主義成分的比重問題，而獨立提出來。

奈普曼，中間人，富農，他們無疑是世界帝國主義的天然代理者；前者的剝削同時便是後者的剝削。然而問題並不盡於此：除開奈普曼以外，還有國家官僚們的存在。列甯在他所參加的最後一次大會上，曾提醒大衆說，歷史上曾數見不鮮的有過這樣的事，即得了勝利的民族，至少他們上層分子，每易被他們克服的文化較高的民族的習慣和教條所同化，同樣的過程，在階級鬥爭中也會發生。蘇維埃官僚主義代表勝利了的無產階級的上層和廣大的被推翻的階級的混合體，其中包含有國際資本的有力代理人。

二重政權的因素

兩種案件——專家破壞者的案件和孟雪維克的案件——很顯明地表示出蘇聯各階級各黨的力量關係。法庭已不可否認地確定說，在一九二三——一九二八年間，和資產階級國外中樞密切聯系着的資產階級專家們，很順利地進行着人工減低工業化的速率的計劃，希望藉此重新建立資本主義的關係。在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內，二重政權的因素，已達到如此可驚的地步：資本主義復辟的直接代理人，和他們的民主主義的代理人——孟雪維克，在蘇維埃共和國的一切經濟中心，竟已能起着領導的作用！就另一方面來看，如果黨的多年的正式政策，竟能以成爲資本主義

復辟的計劃和方法的合法屏障，則中派會向着資產階級方面墮落得多麼遠啊！

史大林的向左曲折，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強大的活力的客觀的證明。無產階級專政，使官僚主義不能不環着它的軸心而旋轉但是這個曲折，在任何場合，既未創造出徹底的無產階級政策，亦未曾創造出無產階級專政的建強的統治。官僚機關中所包含着的第二政權的因素，在新的教訓之下，並未消滅，只是改變了他的色彩和武器而已。他們因機關的普列西比特的墮落走得更遠，無疑的甚至變得更強些，破壞者現今提出了冒險主義的速率，因此製造着危險的恐慌，官僚們熱心地在隱藏着富農的集體農場之上，掛起社會主義的招牌，不僅反革命的意識的觸鬚，而且連組織的觸鬚，都已深入於無產階級專政機關之中，特別自從正式黨的整個生命安放在說謊和詐偽之上以後得到了保護色。第二政權的權力，越是被壓迫的無產階級前衛不能及時的揭穿牠，並清除自己的行伍，則牠便越加危險。

沒有黨，過渡時期社會主義的建設是不可能的。

政治乃是集中的經濟，而專制的政治——是所能想像的任何政治中最集中的一個。預計前途的經濟計劃，不是先天的教條，而只是工作的假設，計劃在實施的過程中，必須共同地加以審核，不僅是紙上的數字，而且連工人們的筋肉與神經，和農民的政治知覺，都要加以審核。探索路綫，加以審核，加以總結，更把這一切推廣出去，這一切工作，只有一個積極而自由自覺的黨，才能進行，在經濟過程中一切的參加者一方面是工廠和托萊斯的經理者，另一方面，是工廠委員會，他們若不能服從黨的紀律；而同時無黨的工人又不能黨團和工廠委員會的領導之下，則五年計劃，將是不可思議的東西。

但黨的紀律現在完全和行政的紀律混合起來了。機關自眩萬能——甚至現在還自眩着，——直達到浪耗希爾雪維克黨的資本資金的程度。這資金是大量的，但並不是無窮盡的。在官僚主義命令下的過度的緊張，當壓平右翼的時候，達到最高的限度，在這條路上再不能向前了，但是政治紀律的破裂，也因此準備好了。

有一部分人所保持着的黨的傳統，和另一部分人對於黨的傳統的畏懼心，當牠已不足維持正式黨的統一，而矛盾的力量公開爆發的時候，從這時候起，國家經濟將突然受到全部政治矛盾的影響。每個托萊斯和每一個工廠，將為着自己的辦法以保證自己的利益，取消從上而來的計劃和指令。各單個工廠背着國家和私人市場訂立契約，將由例外現象一變而為通常現象的工廠間為勞動，原料，和銷場而起的鬥爭，將自發地引起工人們為較佳的工作條件而鬥爭。計劃的原則必然這樣地取消了這件事不但表示着從新形成國內市場的意識，而且國外貿易的獨占亦要破壞。托萊斯的經理們將很快的接近私有者或國外資本代理人的地位。他們中間的許多人為着自己的生存，將迫而出此。在鄉村中，集體農場的各種形式不是很有抵抗力的，或許來不及把小商品生產者吸收進去，而計劃的原則的毀壞，將突然使原始積蓄的因素歸於蕩然。用行政上的方法是不能救治這個危機的，只要看到當矛盾和離心力爆發起來的時候，官僚機關第一個變成犧牲品的實事，便可以知道了。若是沒有共產黨的精神的固結的力量，蘇聯埃國家將必然地陷於災害之中。

正式黨的崩壞，將隨之而起內戰的危險。

正式黨的，行政上的，經濟的，職工會的，和合作社機關的普列西比特的紀律將會崩壞，而且紅軍和格別烏亦一樣；在某種

情形之下，動亂將首先從未端開始。這一點已經表示政權落到資產階級手去去的過程，決不會單單限於簡單的墮落，不然要取着公開爲暴力改變的形式。

這件事會有什麼樣的政治形式之發生呢？關於這點，只能指出幾種主要的傾向。第一種是特爾米多的政變這一政變形式，是左派反對派，總是用來表示政權從無產階級移入無產資格手中的一種轉然形式，即這個轉移，在實際上已經決定了，而在情形上，牠仍然是這蘇維埃一度的範圍以內，非正式黨內的一派反對另一派的旗幟之下，完成未來的。助動的，那那帕脫主國的政變，是受公開的，成熟了的資產階級反革命的形式，反對整個的蘇維埃制度和布爾維克黨，以資產階級的財產的名義，明槍交戰的，黨右派的被摧毀和右派綱領的被否決，減弱了第一種一步步的掩藏的即特爾米多式政變的機會。黨的機關的普列西比特地墮落，無疑地增加了那那拍脫式政變的機會。但是，特爾米多和那那怕脫主義所代表的階級的形式，並非不可調和的，而不過是同一型式之發展的諸階段而已，在這些階段中，活的歷史過程，在其創造過渡形式和結合形式這方面，可以有無窮的變化，有一點是可以確定的：若是資產階級敢於公開地提出政權問題，則最後的答覆，將在不同的階級力量的決死的戰鬥中，相互証驗出來。

內戰的兩個營壘

若是許多矛盾積聚的胚胎過程，竟發展到一個爆發，則敵人的營壘，將在槍林彈雨之中，圍繞着那昨天還是非法的那些政治中心而結合成功。或爲指揮部分的中派和行政機關將立刻爲政治的分化，所犧牲，牠的成分將會分開到兩個營壘中去。在反革命的營壘中，首先是誰占主要地位呢？是土却乞夫斯基（Tuchatch

evsky）、白魯洽（Bluechar 即加命將軍）和布戴尼（Budeyny）之類的普列陀（Pictor 大羅馬之民政官名）冒險主義的份子，是白賽獨夫斯基（Bessedovsky）之類的墮落的廢物，或者是蘭辛（Ranzin）和奧撒齊（Ossatchi）之類的更等而下之的分子，——這將爲反革命達到進攻的過程的時間和環境所決定，而且問題的本身只能有枝葉的意義，土却乞夫斯基和白賽獨夫斯基之類的人們，他們的作用只是達到蘭辛和奧撒齊去的一個階梯；而蘭辛和奧撒齊之類，又不過是達到帝國主義的獨裁去的一個階梯，帝國主義獨裁或不能跳過這些階梯，但將很快的把兩個階梯都踢開。孟雪維克和社會革命黨們將和中派的普列陀翼結聯盟，於革命急速直落的時候，替帝國主義者掩護，猶之一九一七年高潮的時候一樣。

對它營壘中，在擁護十月而鬪爭的旗幟之下，許多力量會發生同樣決絕的新結合，蘇維埃職工會，合作社，軍隊，最後特別重要的，各工廠中先進工人們，他們中間的革命分子，看到迫切的危險，會覺到有在明白的口號之下，圍繞着經過試驗和鍛鍊而不會投降不會判變的革命集團，互相聯合在一起的必要。不僅中派的小組織，連黨內右派都一樣，他們中間會產出不少武裝擁護十月革命的革命家。但是要達到這一步，他們內部必須經過一個混亂動搖的時期，經過多少時的耽誤，而形成苦痛的分裂，才有可能，布爾什維克列甯主義者小組織，在過去已經在種種困難的試驗之下，經過証明和鍛鍊，牠在這樣的生死關頭，會喚起這樣的作用，即好比浸入飽和溶液中去的結晶體那樣的作用。革命營壘的集合和共產黨之復興，這兩個過程，會發生在左派反對派的週圍。列甯主義小組織之存在，會使無產階級在反對反革命政變的力量鬪爭中，得到加倍的機會。

(四)左派反對派和蘇聯

反對國家社會主義，——擁護不斷革命。

落後的俄羅斯，牠的民主任務，只能在無產階級專政的道路，得到解決，除此以外，別的路徑是沒有的。但是無產階級，在牠領導農民取得政權以後，他們便不能停留在民主任務上。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第一期，是互相交錯的，但是社會主義革命，除非在世界的舞台上，牠是不能完成的。列寧所作的布爾什維克黨的綱領，以爲十月革命是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第一階段，牠和世界革命是不可分離的，這一點亦正是不斷革命論的核心。

世界革命的發展的特別延遲，使蘇聯遇到了重大的困難，使牠單獨進行過渡辦法，但是從資本主義經濟的包括全世界的性質，和從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不斷的性質所產生的基本的前途和任務，並未變更。

國際左派反對派，對於在一九二四年所創造的一國建設社會主義的理論，加以駁斥，直接的斷爲對於馬克思主義的最惡的反動，斷爲特爾米多意識的主要的成熟。無情的打擊在其產國際綱領中所表現的史大林主義（或國家社會主義）是正確的革命戰略——不論在國際階級鬥爭的問題上，或在蘇聯經濟工作上——所的前提。

二重政權的統治，或無產階級專政制度下二重政權必須的成分。

倘若我們從聯共已不成爲黨的事實出發，我們是否必然得出結論說，因爲沒有統治的無產階級的政黨，無產階級專政之存在不可思議呢？初看起來，這樣的一個結論完全合理的，但是這是曲解事實，一種反動的曲解，牠忽視了制度的創造力和專政的潛

在力，縱使真正像樣的黨，——即獨立的前衛組織已不存在，還不是說，黨從牠過去時代繼承下來的一切分子都已肅清，在工人階級裏，十月革命的傳累還活着，並且很強大，階級的思想的習慣是根深蒂固；革命鬥爭的教訓和布爾什維克的戰略結論，在年長的一輩人中還未忘掉；對於以前的統治階級和牠的黨在人民大眾中，特別是在無產階級中，抱着仇恨。所有一切這些傾向，不僅在將來全體要保留着，而且在今天，是使蘇聯仍然是一個工人國家的生命力。

在革命的創造力和官僚主義之間，存在請一個深刻的矛盾，若史大林主義的機關常達到某種限度便立定，若是他自己甚至不得不轉到左方來，則這些事情之所以發生，最主要的是由於牠受到革命政黨中雖然是無政府的鬆懈的但仍然是有力的成份的壓力。這個因子的力量是不能用數字來表現的。但無論如何，牠現在還有力足以維持無產階級專政，忽略了這一點，就是把自已完全放在官僚主義的思想方法的基礎上，而只在史大林主義機關所在，去找求黨，而不知到別的地方去找求。

左派反對派不僅對於那種以爲蘇維埃國家是資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國家估量，同時對於那種以爲蘇維埃國家是何種無產階級統治的「中立」(neutrality)國家的估量，加以直接的駁斥，二種政權的成分之存在，並不是表示各階級政治上的平衡的意義。當估量社會過程的時候，確定所已達到的成熟的程度，和確定界限，是非常重要的。在政治上，和一切其他場合一樣，由量變質的時刻，有決定的意義。正確的確定這個時刻，是領導革命的最重要同時是最困難的工作之一。

以爲蘇聯是站於許多階級之間的國家的這個估量（烏爾那斯 urdahnus）在理論上是不合的，在政治上是等於把全世界無產階級

最堅強的地位，投降或半投降到階級敵人那邊去。左派反對派駁斥這個立場，並直接斷定這種立場和革命的馬克思主義的原則，是不能相容的。

左派反對派在蘇聯的道路，還是改良的道路

看了上面關於反革命政變的可能性和機會的分析，不應當以為現在的矛盾，必然絕對地達到內戰的公開爆發。社會的環境是有彈性的，且在一定的範圍以內，視乎戰鬥力量的能力和遠見，能以開闢各種可能的道路，此外，內部的過程，倘需視國際階級鬥爭的進程以為斷：無產階級的革命家的責任，在於在一切情形之下，精細地考慮每一個形勢，並且亦準備着發生最壞的結果。對於特爾米多——和那怕脫主義的政變，加以馬克思主義的分析，和悲觀主義絕然不同，正如官僚主義的盲目和吹牛，和革命的樂觀主義也沒有相同之點。

承認現今的蘇維埃國家是一個工人國家，這不僅是說明，資產階級若要取得政權，除了武裝暴動的途徑而外，沒有別的辦法，而且還表示蘇聯的無產階級，還有不經過重新革命，用着別的許多方法，經過改良的道路來克服官僚主義使黨復活起來，以改進專政制度的可能。

若是有人想預先算定無產階級的改良的機會，和資產階級的政變的企圖，這將是一種無味的迂腐，若認為前者是有保證的而後者是不可能的，這卻是一種罪過的輕浮，我們必須對於一切可能的變化都加以準備。爲了要在普列西比特的統治不可避免的崩台的時候，能使無產階級的隊伍很快的集合起來，很快的向前衝去，不讓階級敵人得到時間，則左派反對派，必須成爲一個堅固的小組織，並且能夠發展，牠必須對形勢的一切變化加以分析，對於事變發展的前途清晰的規定起來，必須在適當的時候，舉

起正確的口號，必須使自己與工人階級先進份子加緊聯系起來。

左派反對派和布朗特勒爾之流

左派反對派對於中派的態度，決定了牠對於右派反對派的態度，右派反對派的作用：不過是從中派到社會民主主義間的過渡橋梁。

國際的右派，對於俄國問題，和其他一切問題一樣，營着寄生生活。主要的是批評共產國際的實際上的和次要的錯誤以植自己的勢力，而對於牠機會主義的政策，她自己在基本問題上還是贊成的。布朗特勒爾之流的無原則，在俄國命運所繫的許多問題上，表現得最明白和最滑稽，當政府在富農問題上冒險的時候，布朗特勒爾一類的人完全贊同正式路線，他們聲明除了史大林賴可夫布哈林的政策以外，沒有一個別的政策能成功。一九二八年轉變之後，布朗特勒爾之流，一聲也不做，等待着新的機會。當工業化的成功出乎他們意外而來的時候，布朗特勒爾之流毫無問題地採用了「五年計劃四年完成」和「剷除富農之爲一階級」的綱領右派表現了自己完全沒有革命的決定方向的能力，完全沒有馬克思主義的先見之明，他們同時代表着蘇聯史大林主義統治的辯護士。機會主義的特質——屈伏在當時的權力面前——決定了布朗特勒爾之流的人對於史大林主義者的整個態度；「我們對於你們在蘇聯所做的一切，預備完全無條件的承認，只要讓我們在我們的德國，也執行我們的政策」美國的勒斯東（Lovestone）們。捷克斯拉夫的右派反對派，和其他國家中和他們有關係的半民主半共產主義的團體，他們的態度，都是相類的。

左派反對派，對於中派主義者的右派同僚，進行無情的鬥爭。特別是，而要主要在俄國問題上。同時，她對於被中派的曲折及其無聊的壓迫趕到右派反對派中去的工人革命家，要使他們脫

離布朗特勒爾之流的領袖們的壞影響。

左派反對派的原則：把實際情形說出來。

小資產階級的同行者，蘇聯的「朋友」（實際上史大林主義官僚的朋友）還有各國服從第二國際官僚們，他們對於蘇聯發展中的許多矛盾，輕率地毫不關心，爲了日後遇到第一次嚴重危機的時候，他們便可以背離牠。

但是因政治的衝突和個人的衝突，那些被迫的中派們或者更壞些的，那些不滿的元老派們也有時會捲到左派反對派的隊伍中來，當壓迫更加嚴重時，或者，相反地當官場方面得到些成功的時，這些份子便會回到正式的隊伍中做投降者，唱着敗類的合唱，季諾維埃夫僻阿塔諾夫——拉迪克之流的投降者和孟雪維克的投降者格羅曼——蘇哈諾夫（Soman-Suchanov）之流或資產階級的專門家蘭辛之流，只有很少一點兒區別，儘管他們的出發點有一切不同，而三個集團現在都是承認現今「總路線」的正確，他們只有在下次矛盾加緊的時候，而各自投奔不同的方向。

左派反對派自承爲無產階級專政和世界革命的軍隊的組成部分，牠之擔負蘇維埃制度的任務，不是自外的而係自內的，牠毫無顧忌的撕破偽面具，暴露真正的危險，俾能犧牲自己與之作戰，並使別的同樣幹。

整個列寧死後這一時期的經驗，證明了左派反對派在蘇聯發展的過程中，有何等不可磨滅的影響，正式路線中所有有益的部分，——和所有現在仍然有益的部分——不過是左派反對派的觀念和口號的不及時的應聲，中派和右派的聯盟的一半破裂，是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者壓迫的結果。史大林的左傾的路線是從消蝕左派反對派的根基的企圖上發生起來的，但卒陷入「第三時期」的不合理的理論與實際中。放棄那種足以使共產國際瀕於危殆的

熱狂進擊，這又是因爲反對派批評的結果。雖則左翼人數較少，這種批評還是這樣有力，其原因所在，一般說來，是和馬克思主義的所以有力的原因所在一樣的：是由於能夠分析，能夠預料，能夠指出正確的道路。因此，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者的小組織，現今在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理論和實際發展中，在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理論和實際的發展中，已成爲最重要的因子之一。

工人生活程度，和他在國內的任務是社會主義成功的最高標準。

無產階級，他不僅是基本的生產力，而且社會主義建設蘇區和蘇維埃制度，也依賴在這個階級的身上。若專政的畸形的統治，使無產階級對於政治漠不關心，則牠使沒有抵抗的力量。高漲的工業化，倘若過度地窮竭了工人階級的體力，牠便不能持久。經常缺乏最必要的生活手段，不斷受着管理者的鞭子所恐嚇，使社會主義建設發生危險。反對派綱領說：「黨內民主的消滅，使工人一般的民主也消滅了，在職工會中的一切別的非黨的羣衆組織中都是這樣」自從綱領發表以後，這個過程更利害，職工會最後已變成統治着的官僚們的輔助機關。在挺進隊的名義之下，建立了一種行政上的高壓系統，好像這不過是短途程的橫越問題而不是較長的歷史時期問題一樣。此外，五年計劃的結局，蘇聯經濟將達到一種新的更高度的發展。官僚們在「再接再厲和向前猛進」的公式之下，自身有些惶惑起來，但主要的是工人們，在生活條件和已達階段的對照中，會準備下深刻的失望的危機。

經濟計劃應該從真正有系統的改善城鄉工人階級物質文化水平的觀點上重新加以審查。應該使職工會恢復牠的基本功能：集體的教育而非鞭笞。無論對蘇聯無產階級或對全世界無產階級

必須立即停止那種誇大成功和減輕責任與困難的催眠辦法。整個政策必須以提高無產階級之政治獨立性以及各方面的自發性爲第一要義。爲欲真正達到這一目的，則必須反對那生活條件極不平等的某些集團和級層的過分特權，首先使應該反對那些毫不受監督的官僚們的無限特權和特別優益的地位。

結 論

(1) 不管中派，右派，孟雪維克，和破壞者(Wreckers)在經濟設計方面如何的長期聯合着，而蘇聯經濟仍能在那兒自己開闢勝利的道路，這表示社會主義經濟方法和世界革命的有力因子的偉大的勝利。(2) 保護蘇聯，保衛世界無產階級的堡壘，防禦一切世界帝國主義的襲擊，和內部的反革命，是每一個有階級覺悟的工人最重要的責任。(3) 蘇聯經濟發展的危機，發生於既過去遺留下來的資本主義的以及資本主義前期的矛盾，亦發生於現代生產力的國際性和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國家性之間的矛盾。(4) 由於對於第二個矛盾的不了解，一國建立社會主義的理論乃成爲實際錯誤之源泉，觸發危機或加深牠。(5) 蘇維埃官僚主義的根深蒂固是由于蘇維埃無產階級經過數年極度緊張之後政治積極性的高度低落；是由于國際革命的幾次失敗，是由于資本主義的穩定和世界社會民主主義的加強而發展起來的(6) 在國內階級矛盾和國外資本主義包圍的狀態下，社會主義的建設，需要一個壯健的，有遠見的，積極的黨，以爲計劃經濟和運用階級策略的政治上的基本前提。(7) 中派官僚主義在仇視十月革命的許多社會力量直接擁護之下握了權力。黨內革命的國際主義派被牠打散了以後，官僚主義對待黨的監督，選舉，以及工人階級的公意只有採用高壓的方法以維持其統治。(8) 自中派官僚們絞殺了黨以

後，處於不聞不見的狀態；他在各階級的直接推動之下來決定牠的動搖於機會主義和冒險主義之間的路線。

(9) 無論在批評的部分或正面的要求中，俄國反對派網領中的基本原則都經過事變發展過程證明爲正確。(10) 近年來在蘇聯黨內和共產國際中很明顯的分成了三個主要的派別：馬克思列寧派，中派和右派。極左派的傾向，一面對於中派某一曲折表示讚揚一面又想擁近左翼反對派的邊界。(11) 中派官僚主義政策，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最直接而深刻的危險，對於統治着的中派作有計劃的鬭爭，是使第一個工人國家重新穩固，強大和發展的最重要的任務。(12) 忽略二人階級物質狀況和政治情緒，乃是官僚統治的主要特點他希望用簡單地命令和行政壓力，來創造出一個國家社會主義的王國。(13) 官僚主義根據錯誤的理論和脫離了黨內集體意志的監督、強制的加速工業化和集體化，使不平衡與矛盾無限增加，特別是在和世界經濟的相互關係方面。(14) 雖則蘇維埃統治受了變形、雖則有中派的危險政策，蘇聯的財產關係，和各階級政治的相互的關係一樣，證明他自身無疑的是一個工人國家。(15) 除了依賴於反革命的政策，資產階級沒有別的法在蘇聯得到權力，無產階級前衛還有可能制裁官僚主義使他服從於黨的統制，保障正確的政策；并且用決絕而勇敢的改良方法，使黨，職工會，和蘇維埃能以恢復起來。(16) 雖然如此，在史大林政策的維護之下，黨內的矛盾特別是在經濟困難尖銳化的時候增長起來，不可避免的達到政治危機，而重新提出整個的政權問題來。(17) 無產階級是否能及時的起來，集合隊伍，阻止許多爲帝國主義所支持的特爾米多邦拿巴特的勢力的聯合，這對於蘇維埃制度的命運，有決的重要性。(18) 左派反對派向無產階級前鋒隊

